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當代社會學說

(六)

素羅金著
黃文山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當代社會學說

(六)

著 金羅素

譯 山文黃

漢譯世界名著

第八章 社會學派

一 本派的一般特徵

孔德 (Auguste Comte) 把科學分類爲天文學，物理學，化學，生理學，社會物理學或社會學，（註一）而以社會學直接置於生理學或生物學之下，這是一件極顯著的事情，至於本應置在社會學之前的心理學，就被省略了。這事曾引起穆勒 (J. S. Mill)，斯賓塞 (Herbert Spencer) 及許多人的嚴格的批評；他們都以爲心理學應置在生物學之後，社會學之前，而爲後者底直接的基礎。社會學上因此遂發生『心理學派』，企圖把社會學建築在心理學之上，且以心理學的現象，闡釋社會的現象，而不由生物學和社會學的現象來闡釋心理學的現象。這派還有些個特性，這就是多數的隨從者，都傾向把社會現象，當作個人活動的一種派生體爲之闡釋，而非由社會實性或社會，

來說明個人及其活動。

然而孔德的分類，自亦有其隨從者。他們以爲他的分類，把心理學省略了，是很對的。他們主張社會學應該直接建築在生學物之上，至於心理學卻需要社會學爲基礎之一種。根據他們的意見，心理學現象須要由社會學的現象去闡釋，反其道而行，便是大錯。社會或社會性(Sociality)是特異的心理社會實體，與組成社會的個人不同，而且是一樣存在的。(註二)社會學的合律性(regularities)與心理學的合律性殊科，且不能改變爲後者的合律性。概括言之，這是所謂『心理學的』與『生物社會學的』或單是『社會學』的學派之分綫，後者在數十年前十分顯著，現在雖然不很確定，但也不是完全沒落了的。社會學派的信徒中，有些極著名的社會學者，闡明別派所不很注意的問題，對於社會學的科學有極大的呈獻，由這種事實和上邊的陳述看來，我們把這組學說和其他學派分開，簡單地測量牠的最著名之代表的著作，是適當的。這些社會學者以社會性的本源和內蘊，就在『社會的交互作用』(Social interaction)的現象裏面，所以在探討上他們要把社會和心理現象，當作交互作用的各種形式之派生體，而在因果的分析上，則在於找尋所研究的

現象與羣居的各種條件，換言之，與社會條件的相互關係。因此一切對於某種社會或心理的事實，而由牠與某種社會情形的相互關係去解釋的學說，皆可以當作社會學派的一種變形。

我們對於社會學者的學說，可以當作代表的作品看，因為牠們呈現社會學派的一般的系統，我們爲要清晰起見，所以首先給予討論。其次，我們轉到那些以某種社會條件爲變數（宗教、德型、家庭、經濟狀況等），而企圖表證牠的結果，或其在社會現象的各種領域之函數的特殊學說，如此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派的近似的確當觀念了。我們現在請舉下列的一般社會學派的學說爲類型的例子——（a）戴羅勃提（E. De Roberty）的新實證主義派；以及阿斯賓納（A. Espinas），伊素利（J. Izoulet），達拉芝西斯高（Draghicesco），顧理（Ch. H. Cooley）及其他的學說；（b）都幹（E. Durkheim）學派及其同作者，（c）甘蒲域（Gumpłowicz）及其隨從者的學說；（d）『形式學派』（註三）

我們把這些社會學的一般體系分析之後，再進而簡單地測量特殊社會學派的學說之主要類型。在當代社會學者觀的複雜而廣漠的領域中，著者覺得這是我們最好的指針。現在請先略論

近代社會學的先導作家。

二 先導作家

這些觀念如：『人的心理，行為，及其他特性倚靠社會的交互作用與社會』；『社會的合律性是特異的』；『社會與個人的純粹的總和有別』；以至視『社會現象的根本上，是社會的質素間有相互關係』等等；在很久以前，已經極其顯著的了。古代印度哲學與人生哲學的大部分（特別是佛學）根據於這個觀念——以為我們的『我』或『自我』，及其經驗的性質，苦，樂，乃是社會接觸的產品，接觸一日存在，牠一日不會消滅。印度的作家宣稱，『自我』只能由『接觸的毀滅』，『分離』，『隔離』，或『捐棄』為之消除。

『觸是一切覺的原因，由觸纔產生三種苦樂……消滅了觸，感覺便終止了……名與物將停止了……智與愚將消滅了……個人的生命之結構將死亡了』。

這是脫離『自我』或『我』的唯一方法。（註四）由近代的術語說，『我』或『自我』及其心理

的性質（欲望、情緒、觀念及其他）的現象，乃是社會接觸和交互作用的結果，孔子主義，如當作應用的社會學的系統看，本質也是一種社會和環境的學說（Socio-environmental theory）他說：

『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……惟上知與下愚不移……』（下略）。

習慣係由家庭及其他社會集團，以禮、樂、詩、模範和種種社會職司浸染而成。故孔子主義特別注重『孝』、『五倫』、『禮』及對於社會環境的一般規則。在這方面，孔子主義包括近代社會學派的學說之一切精義，尤其是孫末南（W. G. Sumner）發揮的『德型』之當代學說，李柏烈（Le Play）學派與顧理（C. H. Cooley）發揮的『家庭社會學』（“The family-Sociology”）。孔子主義也深以為：『今人而無禮，雖能言，不亦禽獸之心乎？』（曲禮），這話就是說，人如不受環境的陶冶，只是一隻動物而已。（註五）

柏拉圖的共和國也浸淫着相類的觀念。他的理想的國家制度，根據於淘汰、與訓練，而這些則均由社會環境的改變造成。在許多所在，他描寫國家特性與個人特性的相互關係，謂『國家如此，個人隨之』，反之亦然。最後，他深以為個人在社會統制以外，不過是一種動物而已。

『政府怎麼樣，個人如之……個人與國家有同樣的原理與習慣……人的性質變更，政府亦隨之變更，其數相等。或你以為國家由『槲和石』所構成，而非出自人性……如果國家的憲法為五，個人心理的性質也是五及其他』（註六）

『當着理性支配，統治的權力酣睡時，我們天性裏的野獸便醒來，行走，赤裸裸地犯着無恥與違反自然的罪惡』（註七）

人們都知道亞里士多德『人是社會動物』，及『沒有法律和正誼（與社會），人是一切動物中的最壞者』（註八）的說話，至於他發揮的社會環境的定命論，人人都知道，更不消說得了。稍後沒有幾個著名的社會思想家，不曾注重各種社會狀況的決定的影響的。他方面，我們知道那些把社會當作一種特異的實體之有機的概念，老早已經發生。（看論生物有機體說章）。這點表明此種學派，有如幾乎一切當代的社會學的體系一樣，始於遠古，所以這派的原理，可以在整個的社會思想史上跡尋出來。十八世紀社會思想家的著作，雖偏於個人主義，但也很注重社會環境的決定的力量。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思想界，有幾種超著的現象，第一，就是社

會的有機概念之強有力的復活；第二，對於個人主義與唯名主義之銳利的批評；第三，複述社會制度之自動的進化，與個人欲望無關的學說；第四，發揚個人倚靠社會說的觀念。德麥斯杜爾（J. de Maistre），戴波那爾（de Bonald），柏克（E. Burke）和許多其他的學者之學說（看論『生物有機體派』章），都是那時期的主要的社會學概念之例子。本質上，牠們確是隸屬社會學派的範圍。（註九）這些著作影響孔德在此種領域內的主要學說，（註一〇）反之孔德又支配這派的當代代表者之相應的觀念。現在請進一步研究他們的著作。

三 戴羅勃提、阿斯賓納、伊素利、達拉芝西斯高、顧理及其他社會學者的解釋

戴羅勃提（De Roberty 一八四三——一九一五）是社會學的開山老祖之一人，生長於俄羅斯。他在一八七六年即用俄文刊布所著的社會學，法文譯本亦於二三年後出版（一八八六年第二版）。當時利塔雷（E. Littré）創立了一種特殊的雜誌，叫做實驗哲學（La philosophie positive），專事註釋孔德的實證主義，他和俄國的著名思想家韋魯波夫（V. Yroutoff）都是其

中的主要的解釋家。他早經在所著的社會學表示與孔德的學說不能一致，其後且正式反抗實證主義，而以『新實證主義』（“Neopositivism”）名其學說。（註一）他寓居俄國國外許多年，在各國大學演講社會學與哲學諸種課程。一九〇九年以後，任聖彼得堡『心理神經學院』（Psychoneurological Institute）教授；一九一五年在託華斯卡耶省（Tverskaia）私寓爲人所暗殺。他是許多哲學（註二）和社會學（註三）的書籍之作者；其社會學的著作中，最重要的就是社會學的新綱領（A New Program of Sociology, Paris, 1904），行動的社會學（Sociology of Action, Paris, 1908），一書，牠們實際上已把他的學說之一切要點，綜括靡遺了。

他的推理，帶着哲學和教授的色彩，而文體也極粗糙，這也許是他的名字，沒有都幹或沈末爾那麼顯揚的原因，然而這兩人的學說，早就經他發揮出來，而且有些方面，還比較一致些。他對於先導作者中，曾舉出孔德、戴波那爾（de Bonald）、何巴爾（Herbart）、伽他尼奧（Cataneo），得維多利（G. de Vitry），留埃斯（George Lewes）諸人。（註一四）

他的社會學的體系，實與他的整個哲學體系不能分離，其要點可以撮要如次：

一，我們所知道的世界——而且可以確當地知道的，與『不可思議論』相背馳——爲三種儲能的根本形式所構成：這些即是理化的或無機的；生命的或有機的；社會的或超機的。

二，理化的現象乃分子內與分子間的交互作用之表現或結果。生命現象乃細胞內與細胞間的交互作用之表現。社會或超機現象乃腦經間的交互作用之結果。每後級的現象由前級的特殊錯綜造成。

三，由一級現象遷移到他級是逐漸的，而且只是相對的認知的。這點對於無機的和生命的，生命的和超機的現象間的界線，尤其真實。除卻通常的生命質素外，生命現象的特徵，爲初級的『心理』歷程之表現，如刺激性，感覺，感情，情緒及空泛的具體的象徵和表象。

四，超機現象的本質，與這些初級的心理現象相反，牠是『思想』和抽象的『知識』（*Connaissance*）。超機現象的最高形式就是抽象和真正的概念；科學的疇範和法則；哲學或宗教的概括；藝術的象徵和表象；應用思想的理性的規定；行爲（道德學）的理性的學說。所有這些都是社會『思想』或『知識』的各種式樣；爲文明的本質，所以只能在人類當中見之。『思想』或『知識』

或『概念』完全與純粹的刺激，感覺或具體的象徵不同。換言之，超機現象在純粹形式都是所謂心理現象的最高形式。（註一五）我們將來可以知道，牠們包括在那些根據於科學前提的科學的，哲學的，美學的形式，與應用的思想或知識。牠們構成的領域，完全與生命現象不同。牠們間的裂縫，不比生命現象和無機現象間那麼小。如果這樣，對於牠們怎樣起源的問題就發生了。牠們的顯現之源泉是什麼？爲什麼牠們只在人類中發見？這些問題引起戴羅勃提的學說之最重要部分，這就是他的『生物社會的臆說』（“Bio-social hypothesis”）。

五、生物社會的臆說——超機的『思想』或『知識』所以生長和顯現的負責的因子就是生物有機體的腦筋間（精神間）的交互作用。『思想』的淵源是二重的。一方面，牠是純粹生物學的，其形式爲生命的因子，曾創造了最高的有機體，而發展的神經系統實是腦經間的交互作用所必需。他方面，牠是純粹社會的——交互作用本身的因子——如果沒有牠，『思想』的科學的，哲學的，象徵的，實際的形式，不會發生，儘管一種有機體的生物的結構極其複雜。對於後一種陳述，其理由約具數端：（甲）『思想』與單純的刺激或感覺，如沒有語言，便不能發生或存在。同樣，語

言如沒有長期和永恆的腦經間之交互作用也不能發生。所以沒有那種思想不須交互作用而可以發生的。我們單看只有在人類中纔發見語言，纔發見「思想」，便可徵信了。人類也常是最富於社交的動物。（乙）「思想」和「知識」與錯誤的個人的象徵和表象相反，牠們代表所謂「確當的」和「真正的」觀念。牠們不是包括適然的和片段的個人的經驗，而是涵容屢代極端豐富的集羣經驗，這種經驗曾把不確當的個人經驗加以修改，訂正，增加和推進。一種科學的，哲學的或任何他種思想所以能成爲真正確當的，那就必要經過集羣經驗的試驗，發見牠是妥適的，纔有可能。關於個人的經驗，我們除卻由他人的經驗爲之試驗，加以證明或否決以後，不能有所斷論。這話的意思，就是以爲邏輯上和事實上「思想」或超機的現象，沒有交互作用是不能作始的：這種作用思想的必不可少之邏輯的和事實的條件。（丙）人民沒有經過屢代的永久的交互作用，思想的任何的積疊，或超機現象的任何長進，文明的任何發展，以至任何的「精神進步」，都不可能，因爲沒有交互作用，任何的個人經驗，儘管不錯，必不免於消滅，因爲牠不能移傳給別人或任何後代。在這種情狀之下，文化或思想的積疊，絕不可能，超機的或「心理現象」的最高形式之顯現，生

存，長進亦屬無望。（丁）自覺的心理歷程中最要的條件之一種，就是各種和變易的刺激之存在。刺激如果短少或單調，便成爲『精神的昏睡』，或甚至把自覺的歷程轉變爲機械動作的或不自覺的歷程。如果只有自然的環境，這種環境對於有機體的精神歷程之刺激，是極貧乏的，因爲牠變遷很慢，而變異性亦屬有限。這種情況一旦達到，對於環境之適應，越變爲機械動作的與本能的，於是乎思想的發展，毫無必要，而人類便如許多動物，變爲『本能的東西』，不具任何『思想』或『精神生活』。然而這種事情不會發生，這必由於人類祖先的社會生活；由於他們的腦經間之交互作用；由於他們的相互刺激，由於他們的『社會環境』——其本質是動力的。一種習慣沒有轉變爲本能的機會，則原於新刺激之不斷的增加，不斷的變遷使然。反之，牠攻破本能，強迫人類不斷地努力，去適應牠們的永遠變遷的社會環境——這種環境是刺激的醒覺的自動的歷程。

這些理由已足證明除卻生物因子外，社會交互作用，乃『思想』或『精神歷程』生長與顯現的絕對必須之條件。這話的意思以爲『心理現象』乃社會交互作用之結果而非原因；所以企圖由心理現象解釋社會現象之錯誤，有如由結果去說明原因的錯誤同是一樣。由此可見孔德把

社會學直接置在生物學之後，而且把心理學遺棄是對的。社會學是超機現象的根本科學，以生物學的資料爲根據，蓋生物學包括『生理心理學』，而生理心理學則爲生物科學，而非心理科學。社會現象不能由心理原因來說明，但心理現象則要由生物與社會的因子來闡釋。這是戴羅勃提的結論。

六、心理學不是一種概括的抽象的科學，如生物學與社會學，而是一種敘述的具體科學（註一）
六、描寫個人的具體的心理歷程——心理的傳記——或一種確定的集團，如種族，邦國或宗派的心理學，而應用生物學與社會學的資料爲之說明。牠的地位與性質，與地質學相近。地質學也是一種敘述的和具體的科學，其任務只在於描寫特殊的地質的特性，和一個唯一的具體東西——地球——之歷程，而應用物理機械學，物理學，化學與生物學的普遍的法則爲之說明。這樣，戴羅勃提便把社會學與心理學加以嚴格的區分。以上的立論，表證他期期以爲心理現象要由生物和社會因子去解釋，並不是微末的事情，而是他的系統中的根本點。這便是戴羅勃提的生物社會的臆說和『社會學主義』（“Sociologism”）之大概。

七、阿斯賓納在他的有價值的研究中，如動物社會（*Les sociétés Animals*, 1878）技術學之始源（*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*, 1898）生物或非生物（*Être ou ne pas être*, 1901）幾乎同時達到類似的結論。他對於『動物社會學』的特殊領域和技術學的進化之起源與因子之卓犖的貢獻，姑置不論。但我們可以說他的特殊的研究所得的一系列結論，與戴羅勃提的極其相近。『個人與其說是社會的作者，不如說是其產品』這是阿斯賓納的社會學主義的方式之一種。戴羅勃提，阿斯賓納，稍後都幹及其學派都曾提出許多理由，反駁社會事實的心理的解釋，和社會學以心理學為基礎的論調。他們異口同聲地以為假使蔑視社會交互的因子，則竟直相信心理與思想之『自動發生說』，這顯然是非科學的結果，惟有等於一種神祕主義而已。在這種簡案上，他們認為不特心理的顯現與長進不易闡釋，即文化之延續與積疊亦難明瞭。（註一七）

八、復次，在阿斯賓納，戴羅勃提，都幹的影響之下，伊素利在所著的近代社會（*La cite' moderne*）（註一八）尤其是達拉芝西斯高（*Drachicesgo*）在他的個人之職司（*Du rôle de l'individu*）（註一九）皆對於生物社會的臆說，提供許多較詳細的證據。在這方面，其特別有價值的，

還是達拉之西斯高的著作。他表明社會歷程與心理歷程間，有相互關係的存在，而以心理歷程爲社會歷程的交互作用之結果，也許比其他學者較爲明晰。他的論據之要點如下：智力的必要條件之一種，就是變動的和差異的刺激之存在。在單調的恆數的刺激之下，即使自覺的心理歷程，也變爲不自覺的和機械的動作。地理環境是相對不變的，牠不特不能催促智力的進步。有時甚至把一種自覺的活動，也轉變爲不自覺的。在過去，這種環境曾把人類改變成本能的動物，絕不能增進他的智力之發展。如果智力能够發展，其有效的因子，必爲社會的相互刺激無疑。社會的相互刺激，不斷地變遷和改易，所以必須廣續的努力，作新的自覺的適應。由這種適應，方纔不斷地鼓動人類智力的發展，減少本能的機械動作的反應，打破遺傳因子的重要，使人變爲容易陶冶，而且常常覺醒。這是說明爲什麼人類的智力，起源於社會的相互刺激的第一個理由。人已經住在最大和最複雜的社會，惟其如此，他的智力所以比其他動物較優。第二種理由是：辨別或分析的能力乃知識的一種根本作用。這種作用越發達，則其居住的世界越複雜。環境的複雜性越增加，人的分析能力也必增加；不然，他就不能適應他的環境，適應的能力一旦缺乏，就被淘汰以去了。最複雜的環境是社會